

高升号的沉没

甲午第一战微观史

雪珥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高升号的沉没

甲午第一战微观史

雪珥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升号的沉没: 甲午第一战微观史 / 雪珥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2
ISBN 978-7-108-05183-7

I. ①高… II. ①雪… III. ①中日甲午战争—史料

IV. ① K256.2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7800 号



选题策划 朱利国

责任编辑 马 翀

装帧设计 张 婷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9.75

字 数 250 千字

印 数 00, 001-10, 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序 幕	1
第一章 朝鲜成为大东亚的火药桶	5
日本强力逼迫朝鲜“改革”	10
灿烂樱花下的全民忧患	12
李鸿章决定增兵朝鲜	16
“瘸腿”的李鸿章并非超人	20
“鸦片之母”冒险租船	24
第二章 “旭日”灼痛“黄龙”	31
众寡悬殊北洋败阵	37
伏击还是遭遇：特工在行动	42
中国士兵“绑架”了英国船长？	47
第三章 英国留学生终于向英国国旗开炮	53
大清帝国的国际主义战士	57
英雄神话：步枪抗击军舰	62
现场另有目击人	64
第四章 谁在屠杀落水者？	67
弱者对恶魔喋喋不休的控诉	73

	日本人只救起了白种人	78
	欧洲军舰见义勇为	80
	伤亡人数也成了谜	84
	长崎街头的“中国猪”	88
第五章	噩耗震动了紫禁城	95
	英国医生发现了天大新闻	99
	总理衙门想把坏事变好事	101
	再抓一根稻草求和	106
	假捷报振奋人心终于宣战	110
	中国海军严查中立国轮船	117
	全国上下抓特务	120
第六章	伊藤博文对海军拍案痛骂	129
	东乡平八郎：麻烦制造专家	136
	日本紧急调查	140
	“优待”欧洲船员	146
第七章	天津：中英联合调查	149
	仁川：日本领事竭力回避英国人	154
	“索赔要足以使侵略者感到非常沉重”	159
第八章	两个三角形的对抗	163
	日本人激怒了英国人	167
	编故事的特长被日本人再次发挥	172
	英国外交部成了“太极”高手	174
	英国军方的激烈反应被压制	182

第九章	英国专家为日本呐喊	187
	也有德国人效忠日本	197
	有问题的合同	203
	长崎：第一次海事审判	204
	上海：第二次海事审判	208
第十章	皇家法院激烈争论	213
	英国启动向中国索赔	217
	英国公使拒绝出面索赔	221
第十一章	中国的“英国通”在伦敦顽强抵抗	227
	“有理有法”抵不上“有力有利”	235
	中英邀请美国人仲裁	239
	赔款改“慈善”，大清国终于挣回点面子	244
第十二章	为高升报仇：重庆号事件	249
	逍遥的军火运输者：巴山号事件	258
	“日本人总是正确的”：盖尔人号事件	272
尾 声		279
附录 1	高升号事件及相关背景日历	287
附录 2	高升号事件人名船名表	297
附录 3	参考书目	305
	著 述	308

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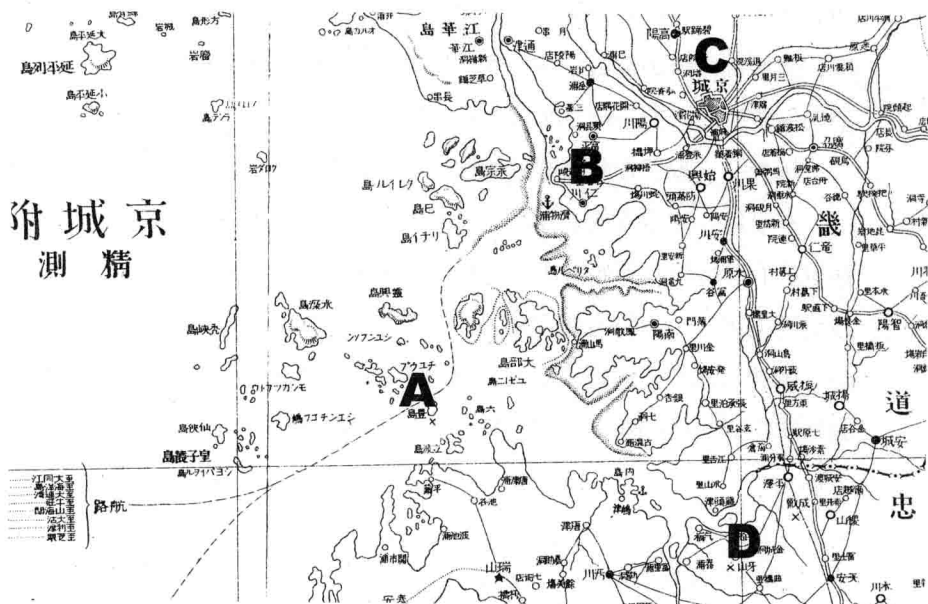
这个小岛一定从来没有奢望过会被永载史册，更没有想到过自己会见证那令大东亚颠覆沉没的怒海狂涛。

丰岛，这个朝鲜西海岸的小岛，扼守着大东亚的重要航线，北扼仁川、南制牙山，水深礁少，可容巨舰航行。

此时正是盛夏时节，黄海洋面上波澜不惊。这种宁静之下，却奔突着一种随时勃发的力量。

一艘运输船在离岸约二海里的洋面上落锚停轮，船桅上高高飘扬着大英帝国的米字国旗，这大海上最骄傲的旗号，代表着日不落帝国那无远弗届的强大。船舷上大书船名 Kowshing，在东亚

1895年日本军用地图（局部）：A为丰岛，B为仁川，C为汉城，D为牙山



三国，按照取个吉利而又与原文发音合辙的汉名的习惯，它被唤作“高升”，一个饱含着东亚式梦想的吉祥名字。

高升号是被截停的，截停它的是一艘日本军舰浪速舰。

浪速舰如临大敌，已将右侧的舷炮全部对准了毫无武装的高升号，代表着鱼雷攻击即将开始的红旗，也高高地升上了前桅，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着火红火红的亮光。

舰长东乡平八郎，此刻正挺立着他那身高只有一米五九的躯干，站在高高的指挥台上。打还是不打，这是一个重要而艰难的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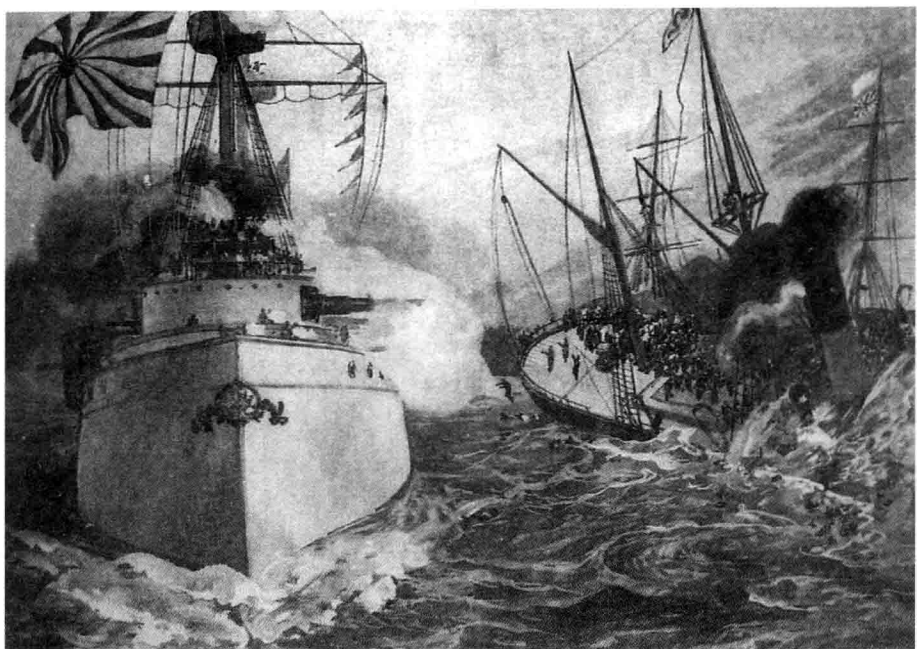
东乡曾经在英国留学八年，他十分清楚，任何加诸于英国国旗的炮火，都有可能遭到日不落帝国强大海军的残酷报复。而在那面米字旗的庇护下，在那艘由英国船员驾驶的商船上，却装载着一千多名全副武装的中国精锐部队，他们将增援正在朝鲜牙山与日军对峙的叶志超部。

对峙已经持续了四个小时。东乡很清楚，中日两国并未宣战，旗舰吉野先前给他下达的指令也只是将高升号带回总队，但这一如同捕俘般的命令被高升号上中国军人拒绝。作为中国的精锐之师，这些淮军皆为百战余生，军人的尊严甚至令他们握紧了手中的来复枪，随时准备用它对抗铁甲军舰。

远处又出现了几艘军舰的烟柱，敌友难辨。

东乡终于下令开火！早已上膛的警告用鱼雷被发射出膛，浪速舰的右舷炮同时开始轰鸣，高升号立时被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浪速号的第二枚鱼雷直接命中高升号，炮弹也同时引发了锅炉爆炸，两波次猛烈的舷炮排射后，仅仅半小时，高升号便骄傲地带着那飘扬着英国国旗及千余名中国士兵和欧洲船员，开始迅速地下沉……

这就是国际关系史、司法史和军事史上著名的高升号事件，



英国画师所绘高升号事件图

这一事件不仅引爆了甲午战争，其所掀起的滔天巨浪，更是颠覆了传统的大东亚，并令世界因之改变。

这个时刻是应当被铭记的：

公元 1894 年 7 月 25 日 13 时 30 分，农历甲午年六月廿三日，时为大清光绪二十年即日本明治二十七年和朝鲜高宗三十一年……

朝鲜成为大东亚的火药桶

几近十年，中日两国在朝鲜相安无事，维持着微妙的平衡，直至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

东学党号称“替天行道”，以“东学”对抗“西学”，主张“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1894年2月15日，民众不堪苛政，由全琫准统领下在全罗道古阜郡举事。日本认为此是恢复其在朝鲜势力的良机，日本玄洋社遂组织“天佑侠团”，对东学党煽惑接济。到5月底，东学党即控制了朝鲜南部全罗、忠清、庆尚三道，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构。

此时，袁世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为中国在朝鲜最高代表。正值血气方刚的壮年，又是上国钦使，俨然朝鲜太上皇，自然力助朝鲜“平叛”。5月份，袁世凯曾动用出使的中国



袁世凯

军舰协助朝鲜官军调动。朝鲜政府内部就是否要向中国乞兵，发生激烈争论。除了亲华与否的政治较量外，分歧更在于对 1885 年《中日天津条约》的担心：按照这个条约，若中国出兵朝鲜，必须通知日本，中朝两国不少官员都担心日本借机出兵。此一《中日天津条约》，普遍被史学界视为李鸿章外交的一大败笔。梁启超曾为此在其《李鸿章传》中痛惜道：“是则鸿章于属邦无外交之公法，知之未悉，徒贪一时之省事，假名器以畀人，是实千古之遗恨也。自兹以往，各国皆不以中国藩属待朝鲜也久矣……朝鲜又似为中日两邦公同保护之国，名实离奇，不可思议。后此两国



朝鲜国王李熙

各执一理，纠葛不清，酿成大衅，实基于是。”

虽然朝、中官方竭力克制，但东学党的农民军势如破竹。6月2日，朝鲜国王李熙无奈之下，决定请求宗主国中国派兵助剿。同一天，得知朝鲜正式向中国乞兵的消息后，日本内阁连夜紧急召开会议，亦秘密作出了出兵决议。外相陆奥宗光回忆道：“（朝鲜决定向中国乞兵）这确是一项不可忽视

的问题，如果默视不顾，就将使中日两国在朝鲜已经不平衡的权力更为悬殊，我国今后对朝鲜的问题就只有听凭中国为所欲为了。而且日朝条约的精神也有遭到破坏的危险。因此，我在当天的会议开始后……提出我的意见：‘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 阁员们都赞成这个意见。伊藤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殿下及参谋

本部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参加会议。二人到后，立即对今后派兵赴朝问题作出秘密决议；内阁总理大臣随即携带此项秘密决议……进宫，循例奏请天皇裁夺实行。”^[1]

此即日本的“六二出兵”决议，相较中国方面于次日才接到朝鲜送交的乞兵请求，占尽先机。

对于陆奥在此回忆录中将出兵朝鲜归因于保持力量均衡，中国有权威学者认为，此乃陆奥伪善狡狴，示人以假



日本明治天皇



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



1896年日本发行邮票纪念有栖川炽仁亲王

[1] [日] 陆奥宗光：《蹇蹇录》（伊舍石译 谷长青校），第9页。以下注释中凡引此书，只注明书名和页码。

相，似乎日本出兵并非为与中国交战。^[1]此一论断，多少有些对敌妖魔化、脸谱化和简单化。一则，征清固然为当时日本一大国策，但其须以征韩为前提的，而对于陆奥这样的外交官而言，无论是鹰派还是鸽派，首先追求的都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如能在避免与中国开战尤其是全面开战的前提下，更多地攫取自己在朝鲜的利益，当然是“上兵伐谋”的“善之善者也”。但为此必须做好不惜与清国开战的准备，这与其说是战略目标，毋宁说是战略威慑手段。维持中日双方在朝鲜的均势，这在客观上完全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关切。二则，为朝鲜而不惜与中国动武，这对于日本来说，并不是什么需要掩饰的动机，而完全可以赤裸裸地予以表露，“真小人”从来就不屑于“伪君子”的大帽子，“伪善”二字亦实在是小觑日本了。

6月6日开始，中国军队两千五百人由叶志超统率，分三批渡海赴朝，直达接近朝鲜平叛前线的牙山。至6月25日，全军到达指定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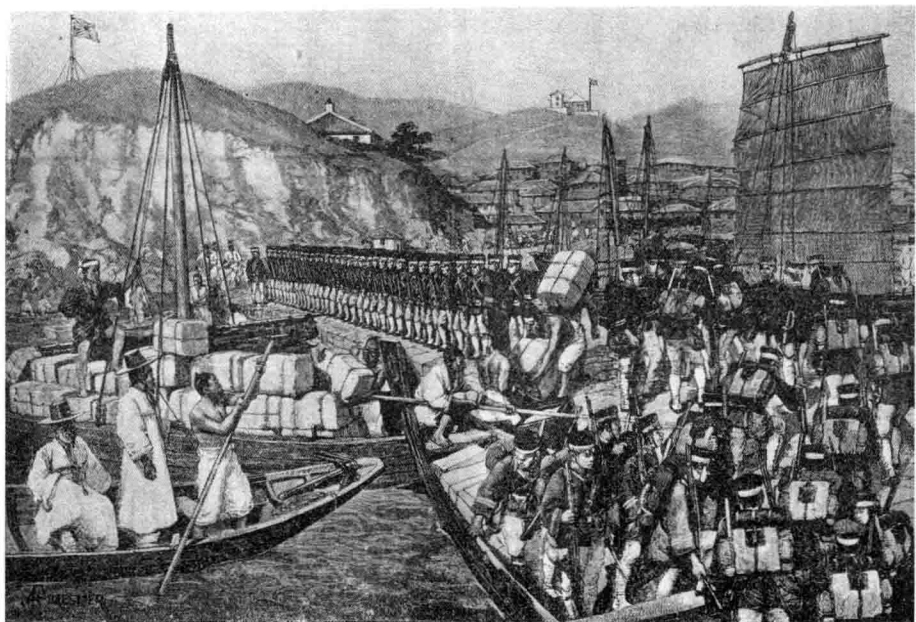
根据《中日天津条约》，中国政府于6月6日将出兵之事通知日本。这是日本梦寐以求的实施“征韩策”的机会，“宣扬国威此其时，百年大计在一战”。^[2]陆奥宗光在其1895年所著的《蹇蹇录》中，就直白地说：“将来如有人编写中日两国间当时的外交史，当必以东学党之乱为开宗明义第一章。”^[3]

日本随即一方面利用中国在照会中使用的“保护属邦”等语句，指责中国侵害了朝鲜作为独立国家的主权，与中国外交机构大打口水仗；另一方面以保护侨民和使馆为借口，不顾中国抗议，派先头部队四百多人携带重武器，于6月10日直接开进并无叛

[1] 戚其章：《甲午开战与“陆奥外交”》，《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一期。

[2] 《日清战争实记》，日本：东京博文馆1894-1896年，第一编，第102页。

[3] 《蹇蹇录》，第8页。



日军登陆仁川（1894年9月9日）。1894年《字林西报》绘制

军的朝鲜首都汉城。而这一支军队，早在收到中国军队出发照会的前一天（6月5日）就已经奔赴朝鲜了，并未根据《中日天津条约》即时通知中国方面。日本大本营同时还对第五师团下达了总动员令，总兵力达七千六百人的混成旅团迅速开始组建。

日军源源不断而至朝鲜，渐次控制了仁川、汉城等战略要地，并且实际占领了汉城这一政治中心，为不久之后上演“挟国王以令朝鲜”这一政治上的重要大戏铺平了道路。

中日两国先锋军队登陆后不久，朝鲜政府对东学党的态度又由剿转抚，6月11日双方达成停战协议。6月12日，朝鲜政府正式照会中日两国要求退兵。中国遂决定停止增兵，并电令叶志超将清军撤到牙山，准备回国，同时相约日本撤军。

日本驻朝鲜使节亦认为出兵理由已不存在，电请国内撤兵。但日本大本营另有机密计划，加快了派军速度，取得了对清军作战的绝对优势；同时在外交上向中国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等种种前提条

件，迁延撤军，扩大事态，朝鲜半岛迅速成为中日之间的火药桶。

日本强力逼迫朝鲜“改革”

6月22日，日本向中国发出所谓“第一次绝交书”，明确声明自己“断不能饬撤现驻朝鲜之兵也”^[1]；6月26日，日本公使晋见朝鲜国王，强请朝鲜按照日本意图“改革内政”；两天后，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在29日前就是否为清国“藩属”及内政改革两个问题明确表态，这两个问题，核心是朝鲜与清国的关系，日本公使大鸟圭介对此的如意算盘是：无论朝鲜怎么回答，日本都可以进行干涉，朝鲜如回答不是藩属，则日本可胁迫朝鲜请求日军代为驱逐“入侵”的清军；如是，则朝鲜违背日朝《江华条约》有关朝鲜为独立国家的提法，要为其欺骗行为负责；如虽是藩属，但外交、内政均为自主，则朝鲜平乱纯属内政，清国以保护属国名义派兵乃干涉内政^[2]；但朝鲜政府在袁世凯、法律顾问美国人古列特哈斯等的帮助下，权衡数日后，答以“朝鲜从来就是自主国家”，但“清兵来朝系应邀而来，不可驱逐”，此言出乎日本之意料，日本驻朝鲜外交官也承认这一回答“巧妙地避开了我们提出的两个难题的锋芒”。^[3]



但日本大兵压境，此时驻朝总

日本驻中国、朝鲜公使大鸟圭介

[1] 《陆奥外务大臣致清国公使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58页。以下注释中凡引自该续编中的材料，只注明引用的篇名、册数和页码。

[2] 《陈述关于抵制朝鲜属邦说及坚决实行内政改革措施》，同[1]，第52页。

[3] 《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同[1]第7册，第18页。

兵力已过万人，遂逼迫朝鲜接受日本的改革案。7月14日，日本向中国发出“第二次绝交书”，认为中国拒绝与日本一起改革朝鲜内政，反而汲汲于要求日本撤军，这加剧了局势的恶化，日本政府对因此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概不负责”。^[1]

中国所仰赖的英、俄、美等国的调停，在日本扩大事端的坚定决心下，先后失败。7月23日，日军强行进入朝鲜王宫，拘禁了一直对抗日本的朝鲜国王。

至此，一直期望着外交渠道和平解决而在军事行动方面准备不足的中国政府，方明白日本此次是铁了心要挑战中国在朝鲜的传统地位了。

对于清廷的绥靖政策，民国的史学家王信忠认为失误有三：一是未能深入了解俄国内情，过于依赖俄国调停；二是未能协调英、俄两国共同干预，反而导致两国相互防范，均不敢积极干涉；三是未能洞悉日本的“非达目的不惜诉诸武力之决心”，以为日本不敢“甘冒不韪，擅行挑战”。因此在外交和军事两方面均未有充分准备。他分析道：



朝鲜大院君、国王生父李显应

纵观中日双方之措，日本自始抱非达目的不惜诉诸武力之决心，故外交上苦心焦虑，排除万难，而军事则着着进行，独占优势。反之，中国方面李鸿章初则不察日本包藏野心而贸然出兵，及日廷提出共同改革案后，虽知日本怀抱野心，但犹不知日本有非有所不惜一战之决心，故外交方面强硬拒绝，而军事方面则投鼠忌器，毫不规划准备。迨日提出第

[1] 《蹇蹇录》，第43页；《致总理衙门照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268页。